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三十六編

偵探小說

(卷)

白巾人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三十六編

偵探小說

(卷下)

白巾人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丙午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白巾人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原著者 英國 歇復克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館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一人在監裏踱來踱去。自言自語道。爲什麼他要告訴我這件事呢。何不他不告訴我。就死了呢。現在鬧得我一肚子的悶氣。無可申訴。這邊費子琦在監裏發悶。那邊佛得皮小姐卻跪在房裏禱求平安。那卡而登卻爲了他們兩箇人的事。就急急忙忙邀了紀爾錫。到軋脫司老嫗那裏去。兩箇人在路上說道。這倒想不到的。現在的時候。那緊要見證。忽然出來了。紀爾錫道。谷比當了費子琦是一定有罪的。到了放出來的那一日。不曉得他要氣到什麼地步。卡而登問道。騷兒這許多時在什麼地方的。紀爾錫道。在那裏害病。他和那中國人分手後。到鄉下去。不曉得怎樣。失腳落河。著了涼。得了箇腦炎症。直到如今方好。他那時害病。幸虧有人調護。現在他病好了。回到祖母家裏來了。卡而登道。怎麼調護他的人。不把這件事告訴他。難道他們不看報麼。紀爾錫道。他們一點兒也不曉得。卡而登道。這樣一件案子。澳洲人人都知道。這箇人竟麻木到這樣。真是同草木一般了。紀爾錫道。閒話休提。他是今天下午五點鐘到的。病雖好了。那形狀還是同死人差不多。說著話。卻到了進門去。依然

是一點燈光。若有若無。兩箇人剛要上樓。只聽見那老嫗在房裏叫罵。卡而登在前走。紀爾錫後面跟著。上了樓。跑到房裏。不見那上次的病女人。只見軋脫司老嫗。還是那樣坐在檯子當中。檯子上一瓶火酒。一隻破酒杯。那老嫗似乎因爲騷兒回來。喜歡了。要多喝幾杯的樣子。騷兒坐在一張破椅子上。身體靠著牆壁。一見他們進來。便立起身來。但見騷兒是箇瘦長身材。約有二十四五歲。還有幾分姿色。不過瘦怯些。顯見得是重病初愈。穿一身藍衣裳。又齷齪。又破。披著一箇舊披肩。見了他們。把披肩收緊。將胸膛遮起來。那軋脫司老嫗。一見他們進來。連忙招呼。說上許多空話。紀爾錫也不理他。便向騷兒道。你是有病的人。且坐下去。這位先生。就是要問你說話的人。你已經告訴過我的話。現在你自己告訴他罷。騷兒對卡而登一看。提著又低又沙的喉嚨。問道。可是爲皇后的事麼。我若早曉得。我就早來了。卡而登聽了。倒動了憐惜之心。便問道。你這許多時候在那裏。騷兒道。在新南惠而斯。同我去的人。到了雪里。不顧我的死活。把我丟開了。我就跟了一箇中國人。住了些時。卡而登

聽了。有些厭煩。騷兒又道。那箇中國人倒好。他們待女人。比白人要好得多著呢。不像白人。時常要提起拳頭來打。還要拖了頭髮。在地板上拖來拖去。老嫗聽得動氣。便道。這種人我要挖他們的心呢。騷兒又道。隨後我有了發癡的形狀。離了那中國人。就走到鄉下。其時頭上發熱。猶如火燒。不曉得怎麼樣掉下河去。渾身都溼。及至上了岸。又是一陣大雨。淋得來苦不勝言。走到近處。有一家人家。可憐我。將我留住。說到這裏。便滴下淚來。又道。他們待我極好。給我飲食。又調護我的病。這時候。我恐怕慈善社會來尋我。我就用了一箇假名字。那曉得一病幾箇禮拜。直到後來。他們說我病好了。我就想回來看祖母。說到這裏。老嫗就罵了幾聲。說道。這是你自作自受。卡而登道。那留你住在那裏的人。可是從沒有告訴過你這件命案的新聞麼。騷兒搖搖頭答道。沒有。因爲那裏是箇鄉僻地方。不曉得什麼的。卡而登道。怪不道是這樣的。現在你可把那一夜費子琦去看皇后的情形。告訴我一番。騷兒聽了一愣。便問是那箇卡而登道。就是你送信到美勒笨總會的那箇先生。就叫費子琦。騷兒

道。我從前不曉得他的名字。那皇后也沒有告訴過我。卡而登問道。是那箇叫你領他去見皇后的。騷兒道。沒有人叫我領他。他自己跟我去見皇后的。當夜皇后病重異常。我坐在他旁邊。祖母已經睡著了。老嫗聽了。便道。我睡著了。與你什麼相干。豈不曉得我已經醉了。騷兒道。皇后對我說。你去拿張信紙。拿支鉛筆來。我要寫封信給他。那時我就在祖母箱子裏拿了一張信紙。老嫗聽了。把檯子一拍。說道。那是偷的。怎樣說拿呢。紀爾錫對老嫗道。你不要做聲。騷兒道。皇后就在紙上寫了些字。叫我送到美勒笨總會。給一箇人。我就問給那箇。皇后道。信上有的。你不必問他。決不騙你的。你交了信。就立在辣色而街埠克街的角上就是了。那我就送信到美勒笨總會裏去了。後來這箇人來對我說道。領我去。卡而登問道。這箇人是怎麼箇樣子。騷兒道。身材高大。相貌極其體面。黃頭髮。燕尾鬚。身穿禮服。外罩薄呢褂。戴一頂軟呢闊邊的帽子。卡而登道。是費子琦了。他到了這裏。做些什麼事。騷兒道。他一到就到皇后牀前。皇后便問道。你就是我寫信請了來的人麼。他回答道。是的。皇后道。你

可曉得我要告訴你什麼事。他答道：「不曉得。」皇后道：「並無別故。因為那箇女人，他就發了急，面色也變白了。」說道：「噫！你何以這樣大膽，竟敢說他？」皇后一面支撐著坐了起來，對他說道：「你把騷兒叫出去，我纔好和你說話。」他就拉了我的手臂道：「你且出去。」我就出了房門。以後的事，我就不得知了。卡而登問道：「他們兩箇人在一起有多少時候？」騷兒道：「約有半點鐘。」他出來了，我仍舊送到他辣色而街埠克街角上。那時我見郵政局的鐘是一點三十五分，他給了我一箇銀元，就去了。卡而登聽了道：「走到東美勒笨要二十分鐘，所以他到寓處是一點五十五分鐘。」和那三森夫人的供是符合的了。便又問道：「當時可是同皇后在一起的？」騷兒將手指著房門口道：「我在这門口，他若要出去，我總看見的。」卡而登對著紀爾錫點點頭道：「解罪的證據不難了。」又問騷兒道：「你可曉得他們說的什麼事？」騷兒道：「他們說得低，我沒有聽見。」只見他說：「天啊！真是可怕。」又聽見皇后笑了幾聲，他就出來，臉上便有些不舒服的樣子。說道：「你快些領我出這地獄罷。」我就領了他出去的。卡而登問道：「你回來怎麼樣？」

呢。騷兒道。皇后已經死了。卡而登聽了詫異。便道。死了麼。騷兒道。氣都斷了。軋脫司老嫗正在那裏打磕睡。聽見了這句話。便道。我卻不知道。竟和一箇死屍在一房裏的。他是常和我作對的。卡而登正立起身來要走。便問道。你怎麼樣曉得的。老嫗不轉眼的對著他看。答道。我比你曉得長遠了。你要想探聽我曉得的事。那是你休想。卡而登轉過身來。搖搖頭。對騷兒道。你明天同紀爾錫到公堂上。將此刻告訴我的話供出來。騷兒道。都是實在的事。卡而登舉步欲行。紀爾錫跟著要走。那老嫗連忙站起來。用枯乾的手。指著騷兒說道。尋他的賞錢。在那裏。卡而登道。他是自己來的。錢是在銀行裏。老嫗怒極了。便道。我要到公堂上告你呢。紀爾錫道。你自己去便了。那老嫗就指手劃腳。帶跳帶罵。嘮嘮叨叨的說了許多。直到白頭髮都披散了。還是不住嘴。卡而登見了。又好氣。又好笑。只得不理他。走出門。往街上去了。

第十九節 雪冤

第二天的審期。公衙裏觀審的人都擠滿了。還有許多人擠不進去。立在門外的。當

時騷兒回來的信息。如同野火一般。傾刻間都已傳遍。大家都知道這箇見證上了堂。可以解費子琦的罪。有許多費子琦的朋友。聽見了。更加踴躍。還有許多人是信費子琦有罪的。現在得了這箇信。也變了念頭。望他無罪了。路來登這一天早上起來。得了這箇信。竟快樂到十分地步。他是早已說費子琦是無罪的。現在他的朋友都佩服他料事精確。那路來登從前說費子琦無罪。是從情理上推出來的。並不像別人的瞎猜一樣。當時一衆官員。到了堂上。被告上堂。形容憔悴。卡而登一見費子琦。只是朝著他看。心中似乎要問。你可曉得那一箇盜這字據的。盜這字據的就是殺滑忒的人。此時就開堂審問。卡而登起立宣誓。申請辯護。要傳鐘表匠鄧第。證明在被告寓中對準廚房的鐘。傳路來登。是被告的深交。證明被告向來不喜歡帶戒指。傳美勒笨總會傭人勃朗姆。證明有一婦女送信給被告。傳騷兒。證明被告一兩點鐘的時候。正在穢巷裏。於是堂上傳鐘表匠鄧第。鄧第上堂。立過誓。供道。我是鐘表匠。在非子路做生意。七月二十六日。就是禮拜四。到保來街看望嬌母。他就是被

告的寓主婦到他家時。他不在家。我在廚房裏等他回來。恐怕候的時候太多。裏外閒著沒事。就看了一看掛的鐘。再看了自己的表。見那箇鐘慢十分。就把他校正了。快慢對準了。鐘點卡而登問道。你校正的時候。是幾點鐘。鄧第道。八點鐘。卡而登問道。打那時候。到第二天早上。兩點鐘。可會慢十分麼。鄧第道。八點到兩點。時候很短。就是慢下去。也有有限的。卡而登問道。當夜你可曾會見嬸母。鄧第道。我等到他回來的。卡而登問道。你可曾告訴他校正這鐘。鄧第道。不曾。我當時忘記了。卡而登道。這樣。你嬸母豈不還當這鐘是慢十分麼。鄧第道。我想是這樣。鄧第退下去。傳路來登上堂。供道。我是被告的深交。相交已五六年。這五六年內。從沒看見他戴過戒指。他又常說不喜歡戴這箇東西。承審官問道。你從沒看見過被告戴一隻金剛鑽的戒指麼。路來登道。從沒見過。承審官又問道。可曾見過他有這樣的戒指麼。路來登道。沒有。只見他替婦女們代買。卻從沒見他自家戴過。承審官又問道。尋常的戒指也沒有麼。路來登道。沒有。於是路來登退下去。纔傳騷兒上堂。騷兒上來。宣了誓。供道。

我於七月二十六日就是禮拜四。下午十一點三刻鐘。送一信到美勒笨總會。交給被告的。當時我也不知他的姓名。於十二點三十五分鐘後。在辣色而街埠克街的角度上。和他相遇。領他到小埠克街窄街。我祖母那裏。那裏有一箇將要死的女人。就是這女人叫我去叫他的。被告進了那女人房裏。見了他。約有二十分鐘。然後出來。我又送他到辣色而街埠克街的角度上。我離他的時候。是一點三十五分鐘。承審官問道。你不會認錯麼。這被告就是你當夜所遇的人麼。騷兒道不錯。承審官又問道。他遇見你的時候。是一點過幾分鐘。騷兒道大約一點五分。因為遇見他的前一會兒。聽見打一點鐘。承審官問道。你何以曉得離開他的時候。是兩點鐘欠二十五分呢。騷兒道。我在埠克街看見郵政局的鐘。又在思王登街看見大鐘。我到家恰聽見打一點三刻。我從那裏走到家裏。應得要走二十分。這樣推算。還有路上見的鐘。又是不错的。承審官問道。當時你與被告一直沒有離開麼。騷兒道。我那箇房只有一箇門。我坐在門口。他若出來。總難逃我的眼睛。承審官問道。你可曾睡著麼。騷兒道。

我連眼睛都沒有閉過。問過了。驢兒退下。勃朗姆上堂。供道。我認識被告。他是美勒笨總會的會友。我是總會的傭人。我記得七月二十六日禮拜四。當夜來了一箇女人。就是方纔退去的那箇人。他拿了一封信。要送給被告的。當時約在十一點三刻鐘。他將信交與我。就去了。我就轉交與被告。約在十二點二十分鐘。被告就出總會而去。勃朗姆供畢退下。於是被告見證供畢。承審官將被告罪狀宣布一遍。卡而登就站起來對陪審官宣告一番。先說謀殺的情形。兇手與死者的關係。及至如何逃去。如何止住人不追。這一席話。說得來言動聽。接著駁道。馬車夫羅師頓的供。也不過是揣度之詞。不能指定被告就是兇手。況且滑忒是被蒙藥致死。要說是被告所爲。那蒙藥是打那裏弄來的。卻從頭到尾。並沒有一點兒證據。若說死者的手套。在被告衣袋裏取出。這必定是當時死者醉倒在司各去禮拜堂近處。掉下來的。可巧被告走過那裏。從地下拾著的。若說被告明知是死者的東西。豈肯留在衣袋裏自露破綻。這是顯而易見的情理。況且車夫羅師頓冷良同供。兇手右手食指。戴一

隻金剛鑽的戒指。那箇被告的好友路來登。和他深交五年。日同行止。又已經證明被告從來沒有戴過戒指。冷艮供聖起達上車的人。到保來街下車的時候。郵政局的鐘正報兩點。被告的寓主婦供。被告回寓的時候。在一點五十五分鐘。又有鄧第作證。日裏已經把鐘校正。寓主婦不知鐘已校正。還當是慢走十分。所以告訴偵探。錯說是兩點五分。照這麼斷下去。被告到寓的時候。在保來街那人下車之前。以上幾件事。就可證明被告的無罪。更有騷兒的供。在一兩點鐘的檔兒。被告正在他祖母房裏。只有一道門。斷沒有別的路可以走出來。照這樣看。出命案的時候。被告正在騷兒家裏。還沒有出來呢。又據騷兒供。送被告到辣色而街埠克街的角上。正是一點三十五分鐘。他眼見郵政局的鐘時刻已準。其時就是羅師頓的車送屍首到警察署之時。照此時刻。到東美勒笨。應該走二十分鐘。也與寓主婦所供到寓的時刻相符。況騷兒送信。又有勃朗姆爲證。以上各證。明白昭彰。足見被告與此殺案無涉。死者決非被告所殺。所疑被告之處。只有哈勃登夫人所供被告曾經恐嚇死者。

但此等話。係愛爾蘭人的口頭語。不足以證被告之罪。以上皆可證明被告無罪。請陪審官明察。卡而登本是箇辯才出衆的律師。今爲被告的辯護士。辯駁了兩點鐘時候。方纔說完。坐下。但聽見大家竊竊私議。一片贊揚之聲。立即止住。於是承審官把這案總結一遍。語氣裏頭。卻都是解脫費子琦的罪。承審官說完。陪審官退入後面議判。費子琦也有人領去歇息。其時已晚。大堂上點著煤氣燈。寂靜無聲。只聽得自鳴鐘擺的嗒的嗒的響。衆人都伸長了頸子。大睜著眼睛。都看著陪審官出來的門口。專等他出來。下判語。只見自鳴鐘的長針到了一刻。又到兩刻。又到三刻。忽然間鏘鏘打起來了。倒把衆人喫上一驚。佛得皮小姐坐在那裏。握緊了兩隻手。等得不耐煩了。道。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呢。這句話纔說完。只見那門呀的一聲開了。陪審官一箇一箇踱出來。費子琦也趕著仍舊到被告位子上。承審官各各坐了。照常行過舊例。此時觀審的人萬頭攢動。箇箇伸了頸子。像鷺鷥一般。提起耳朵。恐怕漏聽了判語。不多一刻。陪審官領袖立了起來。但聽得琅琅的聲音。宣讀案情。臨了。

一句判道。費子琦無罪省釋。此案暫結。俟另緝真兇手到案再辦。判語一下。觀審的人。竟有許多耐不住的。喊出聲來。替費子琦歡呼。堂上連連喝阻。那裏止得住呢。就是承審官說他們藐視公堂。也沒有人聽得見。直過了五分鐘。方纔靜下來。於是承審官也安心了。照著陪審官的判語。下了判詞。釋放被告。然後退堂。大眾各散。卻說卡而登。自當律師以來。雖則贏過了不少的案子。卻沒有此番的得意。費子琦從被告位上。下來。是一箇自由的人了。經過許多朋友面前。大家絡繹不絕的賀他。到了一間小屋裏。這屋裏卻有一箇女子在那裏候他。一見他進屋。便把手搭在他臂上。哭起來了。說道。我知上天必佑你的。今日果然。這人是誰。便是佛得皮小姐了。又向卡而登道謝不絕。一路散歸。到了第二日早晨。亞哥斯日報有論說一段。寫道。

三閱月來。本報屢論此車中奇案。通國皆知。實爲刑法上最有名之案件。迨昨日再開大審。判語一下。則此案情節離奇。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費子琦係一青年執務。以熱心所歡。與滑忒爲仇。故滑脫之死。人不能無疑。若非女子驢兒出場作證。